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二集 目録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大學士臣梁國治侍郎臣董誥謹

奏為恭編

御製文二集告成敬請鐫刻以

示訓行以彰美備事欽惟我

皇上聖學淵富文德日新以

內聖外王之功致

健行恒久之治

文因見道化以觀成自癸未以前編刻

御製文初集久已

經緯輿蓋照耀羲娥茲自甲申至乙巳二十二年復得

文四百一十一首臣等獲侍

禁近每

丹稿初成輒蒙

宣示相與誦習諷貫遽然若驚恍然若迷復渙然若

殫思欲竭管蠡闚測萬一竊以為自虞夏商周

秦漢唐宋之文所謂渾噩醇厚博大奧衍者各

有專長論文者亦各有專主其言大而夸者莫如李漢序韓愈之文曰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足以當之周公之文多言治自易之爻辭書之立政周官無逸詩之豳風大雅諸什周禮之六官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立法度宅宥密萬世言治者之所守也孔子之文多言道自易之十翼春秋之褒貶論語之遺言禮記孝經諸賢之傳述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昭天地系民

物萬世言道者之所宗也臣等排次

二集仰窺

御製於祈

天永命念

祖由舊每篇之中三致意焉若

巡典若水利若政經若武功若遠化凡出之為

明堂之治即敷之為

皇極之言若是者皆周公之文若

經筵之論若掦發易書詩春秋之微言大義進退諸史之得失是正諸儒之舊聞慎守器失統之由闡褒忠討貳之義旁逮聲音文字名物象數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即小見大若是者皆孔子之文然後知李漢徒有是語舉千古之文皆足以當之至我

大聖人而後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真也然且漢之言曰情曰思者何也周公有其德有其時而無

其位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并無其時故其於
文以是為聖人之情爾思爾我
皇上坐而言即舉而措或
綏猷建極經數十年夙夜劼毖而後為
文以紀之或溥博淵泉萬幾未起而先為
文以發之藴為情思顯為事功蓋兼
德位時三者而一之故合
文與治與道三者而一之也臣等恭依

初集體例排類為四十四卷繕録進

呈並請

發下刋刻以傳布九有垂示萬世臣等曷勝欽服欣

幸之至謹

奏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奏奉

旨如所請行欽此

御製文二集目錄一

卷之一

經筵御論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日新之謂盛德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一日二日萬幾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欽哉惟時亮天工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修道之謂教

輔相天地之宜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卷之二

經筵御論

仁者先難而後獲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知者樂仁者壽

在知人在安民

悠久所以成物也

唯臣欽若唯民從乂

臨雍御論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

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卷之三

論

卷之四

論

卷之六

說

重刻淳化閣帖諭
命通鑑輯覽附紀明唐桂二王事蹟諭
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諭
命議謚前明靖難殉節諸臣諭
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諭
命追復睿親王封爵及復開國有功諸王原號
並予配享諭
卷之八

卷之九

重刻

五朝冊寶尊藏

太廟禮成諭

命館臣入吴三桂擒桂王由榔諭

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通鑑綱目續編諭

命廷臣更議

歷代帝王廟祀典諭

卷之十

記

紀

卷之十一

記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記

卷之十六

序

卷之十七

序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書後

卷之二十

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清廟之什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魯頌三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商頌圖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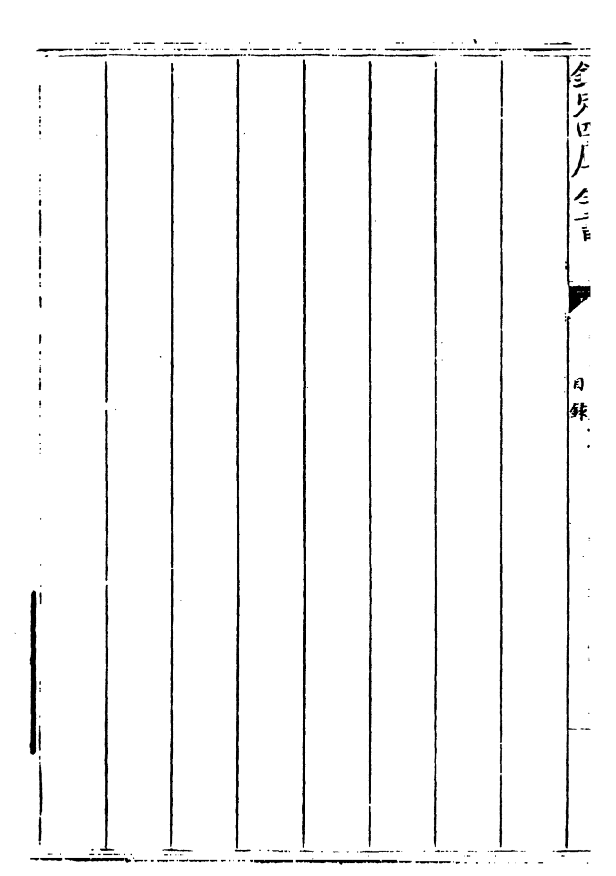
明人臨馬和之畫召南八篇圖跋

明人臨馬和之畫鄘風四篇圖跋

明人臨馬和之畫豳風雅八篇圖跋

李公麟山莊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圖跋


目錄

御製文二集目錄二

卷之二十一

考

卷之二十四

辨

三傳晉假道伐虢辨

廣陵濤疆域辨

翻譯名義集正訛

三韓訂謬

卷之二十五

辨

歷代帝王廟碑文

寶相寺碑文

重修天津

海神廟碑文

普樂寺碑文

卷之二十七

碑文

重修

卷之二十八
碑文

卷之三十一

書事

卷之三十二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滸山之戰書事

卷之三十三

書事

書中庸九經敬大臣義

書夏僎尚書詳解費誓篇論淮夷徐戎事

書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書洪咨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僞事

書明列代玉册事

卷之三十五

雜著

卷之三十六

雜著

卷之三十七

頌

慈寧宮頌

五福頌

刻絲三星圖頌

卷之三十八

賦

鬥鹿賦

芝屏賦

人字柳賦

宋端溪如意硯銘

舊蕉白絨鎖硯銘

宋井田硯銘

舊蕉白雙螭研銘

倣古式製澄泥研六仍各為銘

宋端石五丁研銘

舊澄泥方池硯銘

宋澄泥硯銘

宋蕉白文瀾研銘

舊阬蕉白瓜瓞研銘

宋澄泥石函硯銘

宋端石印川硯銘

卷之

硯銘

舊龍尾石日月疊璧研銘

題澄泥硃墨二研銘

做宋歙石龍尾為澄泥硯因製銘

舊端石洛書研銘

舊蕉葉白雙螭瓦式硯銘

舊端石倣唐石渠硯銘

宋四螭澄泥硯銘

宋端石風字硯銘

倣唐菱鏡研銘

舊端石玉繩研銘

舊端石倣唐石渠硯銘

舊端石飛黄硯銘

舊澄泥伏犀硯銘

宋端石列宿硯銘

宋端石奎壁研銘

舊龍尾合璧研銘

舊澄泥長生未央瓦頭硯銘

唐澄泥六螭研銘

卷之四十一

贊

摹貫休古佛像贊

文殊像贊

觀音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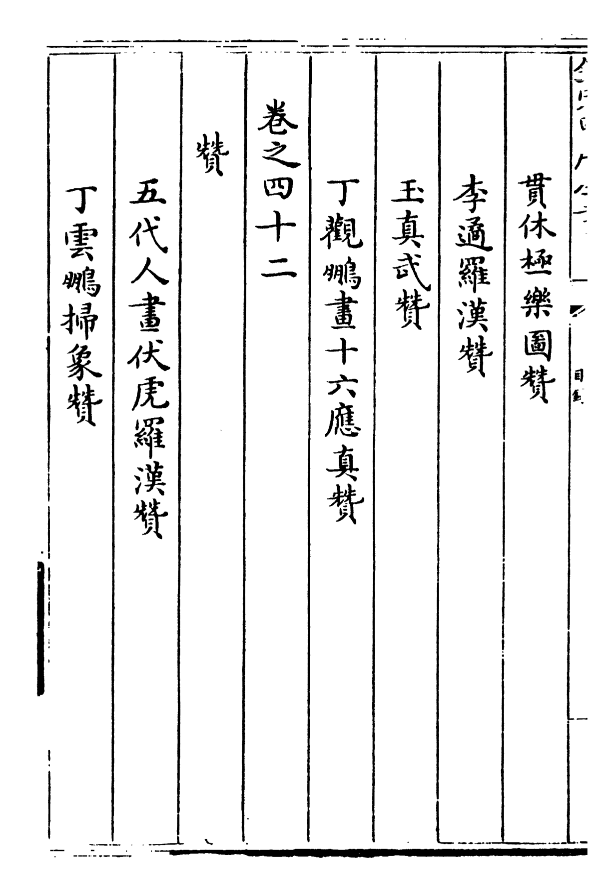
盧楞伽畫六尊者像贊

陳士俊畫觀音贊

金廷標畫羅漢贊

李公麟畫大士像贊

繡線釋迦牟尼佛贊



卷之四十二

贊

陳居中畫無量壽佛贊

玉刻達摩贊

宋人達摩像贊

吳道子畫寶積賓伽羅漢像贊

丁觀鵬十八羅漢贊

丁觀鵬畫三世佛像贊

丁觀鵬畫觀世音像贊

丁觀鵬畫地藏菩薩像贊

和闐玉達摩渡江屏風賛

吳道子畫文殊像賛

和闐玉鏤面壁達摩圖賛

宋人畫白衣大士賛

玉鏤達摩賛

宋人畫文殊賛

和闐玉鏤羅漢賛

趙奕畫白衣大士賛

宋人十八應真贊

宋人應真渡水贊

觀音像贊

王達摩渡江贊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贊

班禅額爾德呢所進古佛像贊

梵銅綠衣救度佛母贊

寫娑羅樹壽班禅喇嘛並為贊言

和闐玉觀世音菩薩贊

鄭重無量壽佛贊

五代馮翊大士像贊

元人毘盧遮那佛贊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贊

和闐玉十八羅漢贊

和闐玉三世佛贊

元人大士像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一至四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御製文二集卷一

經筵御論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天子以四海為家則四海之民皆吾一家之赤子也保赤之心既切因利之政當求制田里教樹畜使之知節儉務耕桑因五方之財阜萬民之産斯所謂不費之恵耳博施濟衆堯舜猶病盖孔子訓子貢以為仁之方非

謂不捐已財以與人也且天子何得有己財乎不達因利之旨將謂府庫為天子之財且捐此財以與人則謂之費見何小哉夫四民之所以自謀其生理亦已勤矣農耕於野工商勤於市士雖不遂遂然其所以為仰事俯育之資者亦必有謀焉使為政者人人而為之圖給之求則弊精勞神且有所不能徧及此所謂費也此所謂不能成其惠也不啻此也即因利之言亦當有所權宜於其間而不可以冒昧行之今夫墾闢豈非勸農之

舉而一有不實將致勒民承種以納糧重為民累者矣積儲豈非有備之圖而行之過甚將致踴貴於市而艱糴饔飧莫給者矣其他可以類推者不可勝舉故孔子因民之利之言所包括者甚廣而不可徒於不費求之則思過半矣

屢省乃成

樂於興事者固易至於紛更習於姑息者亦易至乎玩愒屢省乃成蓋兩致意於勑毖而非一惟戒夫率作也

蓋紛更之失如無疾而投醫玩愒之失如有病而不藥其致禍雖有遲速之分而其終至不起則一也故興一事焉必謹於其初不可為近名邀利之舉不可用一己偏執之見慎厥終惟其始使日久而可行行之而無弊即當無事之時亦必朝乾夕惕謹幾慎微省之於不見不聞之際而待之於無形無聲之表夫然後氣體清明措施咸當以之存養斯廓然而大公以之臨莅斯物來而順應解書者率致意於興事之省察而未慮夫宴安

之酖毒此不可以不辨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孔子訓君子以應天下之事而有天下之責者尤當拳拳服膺不執一己之見惟以義為權衡而弗失也孔子嘗云無可無不可而此云無適無莫者何盖孔子聖之時從心不踰發皆中節以言乎仕止久速猶其小焉者若夫君子之於天下其晰理或未純精義或未當而亦欲信心應變則謝氏所謂猖狂自恣矣故主於必為

則是適宗神宗之於王安石是也主於必不為則是莫漢惠帝之於曹參是也雖清静之略勝滋擾然其不比於義而有所偏則一也吾故曰有天下之責者尤當拳拳服膺不執一已之見惟以義為權衡而弗失也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建極斂福不必定指壽富康寧之類且九疇已對言之何獨於五而又引而未發也盖五既為皇極有君道焉君者為人倫之極五倫無不繫於君則五倫之叙即為

君者之能建極而斂時五福以錫庶民也其或風俗澆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能盡其道而協其倫則是皇極之建有未臻夫極以期天下之治其難矣天下大矣兆民衆矣以此之大以此之衆而有一不能叙其倫者皆人君之責也叙是五倫斂時五福以建皇極豈易言哉豈易行哉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語宜與誠明相參看盖不逆詐不億不信是誠也抑

亦先覺是明也人情變幻莫齊而可以齊之者莫如誠使事事皆逆其詐而億其不信是已先以不誠待人人亦將以逆者億者應之此亦一不誠也彼亦一不誠也棼擾虚偽莫可究詰雖云淈其泥而揚其波而已已處汚濁之内欲其先覺抑亦難矣若夫誠以待人譬之鏡清衡平初不以妍媸輕重示物而物之照者懸者妍媸輕重自呈於當前而無纖毫之可隱焉明何如之賢何如之雖然誠明性也豈易言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斯則

人人所宜自勉乎

日新之謂盛德

張子曰日新者久而無窮此語最親切故日新非必日日務求有所新益盖君子自强不息即所以進德也且四時運行春生夏長萬物散殊其新若非故矣然今歳之春推而至於四時之運萬物之殊又豈非一氣之不息所以為新而别有所為新哉天地聖人無不以是為極而學者進德亦必以是為法若夫化民成俗藴之中

而發諸外非勵悠久無逸之心又何以成光大有永之治設其無忠信之本而徒務新奇之為幾見其不失故而敗事哉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曾子得聞夫子一貫之旨及至門人問之則答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葢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斯二語也學者以之修身而有國天下之責者以之治國平天下豈有别術哉亦曰盡己推己而已盡己推己非絜矩

之謂乎是故老老長長恤孤無非盡已推已之為而初無意於民之興孝興弟不倍也惟其無意而行之以忠恕是以民之觀感亦有不知其然而然相與興孝興弟不倍者焉然則曽子之釋經所云絜矩者豈事事物物而絜之哉亦曰一貫而已矣

一日二日萬幾

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蔡氏解之曰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来且至萬焉然予以為此幾應訓心而不應訓事夫

事之来於外者非以心應之於内乎且事雖至多一日二日之間未必至萬設果至萬則一日二日之間亦必不能盡酬叢脞之失斯不免矣若夫心藴於中則無一息之停無一息之停則其思慮有不啻以萬數者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使非兢兢以守之業業以持之則所謂朋從爾思逸欲於是乎生矣是臯陶亦有聞精一執中之傳特具體而微耳無曠庶官蓋見之施行者然則帝庭吁咈咨政豈有外於一心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說者以為意者心之所發恐有未實故慎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斯語也引而未發也其所以為蒙引乎余以為毋自欺仍即正心之學也蓋心之發為意則心者意之所自也自此而好善惡惡無不盡其誠則心常快然自足而好善必為惡惡必去設謂誠其意在毋自欺是視意與心為二而所謂自者又將屬之誰乎故朱

子復申其說曰毋自欺者以自己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可謂深切著明矣

欽哉惟時亮天功

帝舜於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有所命而總告羣臣則無多言惟曰欽哉而已欽者敬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以敬而興亦未有不以不敬而亡者詎惟董百官康庶事而已哉故惟欽足以檃括治理即舜之所以受於堯而亦將以授於禹者也夫庶官之事皆君之事君之事即天

之事亮天功者君任其總而臣分其績設謂舜責其羣臣以寅亮而已若不與焉者此豈知舜者哉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人者仁也行而宜之之謂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而已矣而人之所以存仁義安而行之無所勉强惟聖人然後能之聖而至於舜繼帝堯而傳心法可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矣孟子稱其明庶物而察人倫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其視勉强行仁義者固不

同矣然舜之明察豈外仁義而為之哉諧孝即肫然之仁也烝乂即秩然之義也所為安而行之無所勉强余以為由仁義行猶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天地養萬物人亦萬物中之一也而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萬民焉聖人不恒生生矣不恒得位然則得位而有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聖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為養民而設之義乎四海之廣萬民之衆一人之

心力必不能徧及故曰養賢以及萬民然則有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賢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為及民而設之義乎夫民而得養則天地位而萬物育如是則天地之生人即所以養萬物也而以氣偡失宜物有不遂其生為天地之憾者豈不失之甚哉

修道之謂教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人物之所同得然則修道之教亦豈外乎人物之所同得與理之自然乎蓋

教也者非如羿之射曠之音鵲之醫秋之奕必待專心致志求其師承然後能得也不過於率性之道修之而已矣故曰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亦惟覺斯民所固有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是則聖人設教原不外五常五倫之正使人各修其道以復其性故曰性相近也若夫羿之射曠之音鵲之醫秋之奕則必待習而後能得則所謂習相遠也非吾所謂教也雖然使自率性之未能是已且不能修又

何以教人則柳宗元所謂若甚憐焉而卒以禍者又將甚焉嗚呼教豈易言哉

輔相天地之宜

宋儒註此象者率以四時之節四方之限為裁成春耕秋斂高黍下稻為輔相審如是則古聖神道設教之後民皆知之矣何賴后之裁成輔相乎盖裁成所以制有餘輔相所以補不足制有餘為差易補不足為實難今夫水旱不齊苟非為君者勤恤民隱賑災濟困則赤子之

轉於溝壑者將誰賴乎故泰之中即有平陂往復之象是在有輔相之責者有孚惠心補其不足庶乎常保其泰而得天地之宜可不慎哉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故好惡亦近習相遠故好惡亦遠所好好之所惡惡之盖以性近而言非以習遠而言也即以父母與子觀之其孩提懷抱之時性無不近至於成童宜室

必以漸而遠且數之多無過於萬而民之數則不啻萬

萬也以一人而同不啻萬萬人之好惡雖至愚亦知其難

然此乃以其習遠而言非以其性近而言也以性近而

言湛然天理仁義禮智根於心雖物至而好惡形亦莫

不以正又安得有不同乎如是則飽煖安逸之好饑寒

困苦之惡所以與民同者皆其施為經營之末而已堯

之於夔舜之允諧夫豈勞勞於萬萬民之各同其好惡

哉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乾之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有之彖曰應乎天而時行此傅說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所由昉乎一日二日萬幾幾即慮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其憲天故慮無不善而動皆合宜若必待事物之來而後慮之慮焉而又擇其善而動以時則其失時亦已遠矣王安石夏葛冬裘之譬非不切近然彼惟審於寒暑之宜而昧於幾慮之先故動至弗善而違天拂民有所不顧然則有司

化處事之責者可不懼哉

御製文二集卷一

御製文二集卷二

經筵御論

仁者先難而後獲

問仁於孔子者多矣而所對各有不同然聖門以顏淵為高弟孔子所對者則曰克已復禮以是知克已復禮實為仁之最切最要即所對樊遲者亦豈外於是哉蓋先難者何克已也後獲者何復禮也夫難莫難於克已

仁者天理也私欲介於中其能存天理者鮮矣故易曰大師克相遇必用大師之力而後能克其私欲以全天理故易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皆克己復禮之為也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論畧為近之而朱子舉以為不求後效又以為警樊遲有先獲之病未嘗申明告顔子之意余故叙而論之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斯言也豈特卿士所宜勉而已哉卿士皆亮天功之人而用卿士以亮天功實為君者之責故必敬天愛民以永此志朝乾夕惕以勵此勤然後有以倡卿士而胥崇其功以廣其業故臯陶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慎憲志之崇興事業之廣如是則所謂功業者仍不異敬天愛民之為而非好大喜功事紛更而無實惠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日日新又日新

曾子釋新民之義而引湯之盤銘此意最親切盖湯之
銘盤以脩身而及正心也曾子之觧經文則以治人而
及脩已也終必由始末當返本故欲洗濯其身者要當
先復其心之善而欲教化其民者要當先勉其身之修
夫正心以脩身者豈有他術哉亦惟克已復禮去其習
染之汚而復其本然之善而已盖習染之最易害人心
如塵埃之最易生室守日日掃之塵埃未必能盡去日
日新之習染未必能盡除日日新又日新如是而已矣

若謂新民之道必更有以新之之法則是外本內末雖日施訓誡之令有不出於柳宗元之所譏矣

有孚惠我德

易理廣大無所不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予昔嘗以勿問其施惠釋元吉矣至於惠我德予亦以為應於為君者言之蓋惠者何即我之德也我施德惠而稍有不孚於心則仍是違道干譽之為欲天下人愛戴此非問乎此非不孚乎且九五為君位亦不應計及

人之愛藏也或曰如此不有違歷來釋經者乎曰觀象玩辭予惟知盡予為君之道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後儒解此章者率以深言君民一體什一天下之中為言而戒夫横征暴斂以虐民耳夫横征暴斂自非大無道之君與夫極孱弱之國孰肯為之彼其剜肉補瘡胥淪於亡有如哀公所云二猶不足之歎耳佘則以為為人君者當常存百姓不足而欲其足之心而此心常不

足也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豈有不足之理但四海之內百姓衆矣其皆足乎若但知已之不足而不知百姓之不足視已之足即以為百姓亦足則是孤為君之職背天理而失民心必在此矣然百姓之足豈易言哉水旱之不齊貧富之不等非輕徭薄賦之所能及也一人向隅仁者有所不忍而況向隅者衆乎此余所以宵旰祈年令各省無匿災傷而亟為賑恤緩貸補偏救弊之為夜以繼日猶不足也

君子所其無逸

無逸一篇凡七發端而皆以嗚呼始之所以長言詠歎戒宴安勵祗懼三致意焉而開章即曰君子所其無逸實挈通篇綱領夫所者處所也即地也葢人晝而作夜而息皆必有所處之地不能離也為人君者果能以無逸為所處之地作焉息焉語焉默焉動焉靜焉無不以無逸為所焉則何私欲之侵而怠惰之萌哉名誥王敬作所益相發明而著誡深矣

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夫子為子路言先之勞之者似為有司親民者而發而人君為政之道亦實不外乎此蓋君與臣其職不同而為民為政則同先之以孝弟固君臣所應同者至於循阡陌勸農桑乃臣之事而非君所宜親者然則君可以不勞乎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又何以云乎是則君有君之勞臣有臣之勞臣之勞即所謂循行勸課勞其身之事也至於君之勞則所謂敬天勤民勑幾求賢先天下

之憂而憂其勞蓋有不可勝言者而皆勞其心之事也設厭其勞而圖逸雖不乏一日之樂而將貽百世之害是則夫子一言而具萬世君臣為政之大要若夫無倦則益申乾象天行不息之義與公旦無逸之訓相發明非徒為子路好勇而戒其不能持久而已也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自上下下二語非申明損上益下而言也夫既損上以益下民之說之自无窮極其為益也更有何言蓋自者

由也自上下下重言為上者應不自恃居崇高之位每虚已撝謙尊賢納諫縱能而視若不能已治而恒如未治延訪必以精明達必以徧雖芻蕘弗遺焉斯乃由上以下而其道有弗大光者乎或曰如此則益象祗為為君言之乎曰易無不該且一邑有一邑之上下一家有一家之上下推是道也孰無自上下下之理而吾在君言君惟引以為已鑒耳

此之謂絜矩之道

曾子聞夫子一貫之心傳其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其釋治國平天下以為有絜矩之道又申之以上下前後左右各有所以接之之境處之之理而曰此之謂絜矩之道蓋矩者境也絜者理也理也境也不外乎一心境者心之接理者心之處中心之謂忠處理之謂也如心之謂恕接境之謂也一以貫之豈更外於此乎然非克己復禮理境相融其能與於此者鮮矣仲弓問仁而夫子示之以敬恕此物此志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項氏謂乾始而四德在其中俞氏謂乾始即乾元是二說也一則分始與元為二一則合始與元為一余以為俞說近之而猶未識夫始也元也總一乾也葢乾具四德大哉乾乎乾之大不可見於四德見之所為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无所不利非可指名即貞也四德以是乎流行萬彙以是乎蒙美豈不大乎夫人君者體天者也有孚惠心勿

問元吉余嘗申其義而論之亦曰不言所而已矣

知者樂仁者壽

仁者知之體知者仁之用亦如山者水之體水者山之用故無水之山必枯無山之水必泄知而離仁失之巧仁而離知失之訥朱子觧此章雖云不是兼仁知而言而夫子之言實並仁知之形容及與其效相提並論以顯其相資般而相得彰也明乎仁知之相資則體用各得其宜盖知有知之體用仁有仁之體用而仁知又互

相為體用渾然天理動靜周流其樂與壽不求而必得矣雖然其樂與壽豈一己之私哉知者無不通樂何如之仁者無不善壽何如之夫然則其樂其壽實泯彼此該物我樂以天下壽以萬世學者宜無不加勉而為人君者更當以是為亟也

在知人在安民

臯陶言人君為治之道在知人在安民斯言也實示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舍是無他求矣夫知人安民非二

事也人君以一身臨萬民之上萬民衆矣豈能一一教之養之是在知人善任内而百官外而民牧必各稱其職而能其事以相輔弼承宣然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夫使若而人者皆各稱其職而能其事豈易致哉故大禹吁之曰惟帝其難之而何憂何畏皆重於知人是安民必在於知人而知人尤難於安民能知人則無不安之民矣夫以神堯所難之事而為帝王者無不有是責嗚呼可不畏乎可不慎乎

悠久所以成物也

解是章者率以久為內而悠為外分而言之予以為悠久自是至誠無息之一貫雖有存內驗外之殊其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且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可分為二乎博厚高明既不可分則悠久之不可分不待辨而明矣是故天地之德不可見而見於博厚高明聖人之德不可見而見於悠久惟其悠久故積累之至而為博厚發越之極而為高明斯則天地之大亦因聖人之至誠無

息見之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悠久所以成物非予思述曾子所聞於夫子一貫之道乎

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說命四言余向為乾清宮屏銘亦曾發明其義矣玆因繹臣民之義而益凜為君者之上宜法天下宜表率臣民也夫人君而不能法天則何以使其臣民胥欽若而從乂乎且法天非虛言也必至公無私弗用聰明而於理於事自無不聰不明於是乎取舍當而賞罰明臣民

其誰不欽若而從乂乎設不能克己復禮而欲其臣民之欽而敬之從而順之是則逞私欲而背天理予無樂乎為君一言喪邦胥在是矣可不慎乎

臨雍御論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夫文王固身歷為君臣父子與人交而各盡其善者矣

試思人孰不在五倫之中而各有當止於其善之道乎是故為君者匪惟博施濟衆以為仁即癉惡弼教之義亦必當本於仁而出之所謂止也人臣之敬詎其夙夜匪懈恪恭承旨之謂即繩愆糾謬陳善閉邪亦必當本於敬而出所謂止也生事死葬祭之以禮人子之止於孝蓋終身之事非謂無父母即無子之止於善也若夫父之日嚴似殊乎母之慈而不知父之嚴正所以行其慈也至於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皆與人交之義而朋友之

信固該其中矣余故云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世五倫之要道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一日一周是行健也然天之運行終古不息不惟不息蓋並不息亦無意於其間斯乃健也應與中庸至誠無息之語並觀之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若夫法天之君子乃誠之者人之道然亦不外自强不息而已蓋天之不息無為而為人之不息則在自强自强者必本於克

已復禮人十己千成己成物胥在乎是聖人之言非特為為君者言蓋人人皆有法天之責此責不在於外而在於心人各盡其心之誠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為人君者益當法天行健夕惕朝乾孜孜亹亹不遑暇逸以是為亟耳

御製文二集卷二